兩浙名賢錄

兩浙名賢錄卷二十目次

經濟

明四

右都御史沈汝楫子木 子徵烙徵焞徵烜附

湖廣左布政馮汝迪叔吉 子若月若舒附

淮安府知府范子美櫝

右都御史吳時來

湖廣提學副使顏應雷鯨

吏部尚書張子文瀚

四川按察司副使葉際清應乾 父允揚附

吏部尚書陸輿繩光祖

兵備副使陳儀卿茂禮

兵部左侍郎宋思文應昌

貴州按察使陳觀甫願正

雲南布政司左參政陳忠甫覲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金子魯學曾

贛州府知府顧朝爵鈴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鄭汝璧

右僉都御史江士振鐸
僉都御史陸無畦萬垓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鍾維新化民
江西左布政使沈箕仲九疇

兩浙名賢錄卷之二十目次終

兩浙名賢錄卷之二十

東海徐象櫄仲和氏譔

黄岡何鏜貞仲方氏閱

經濟

明四 共二十一人

右都御史沈汝楠子木 子侯熠徵焞徵烜附

沈子木字汝楠歸安人登嘉靖己未進士第授當塗縣知縣會景王之國所需不貲從閹又橫索時太守有忘疾將箕斂於閭右以供子木裂眥爭之乃已子木又謂

王長史曰王而體　天子意者必軫恤吾民不使擾民非王意有私索者請奉三尺治之長史啓王王曰此賢令也即日命從官揚帆去明年歲飢賑救有條民不知其無年擢虞衡主事領盔甲廠廠有中貴主之物料半侵年戎器具數而已子木立召工匠嚴諭之曰若重不覩庚戌事邪虜酋入寇兵甲不繕主者皆獲罪若何玩愒乃親視器必期精好不中程者輒毀弃令重治之中貴鉗口莫敢吐氣癸亥虜界犯至通州禁軍出禦敵戈矛弓矢之屬分給至十三萬有奇皆堅利可用雷司

空虛大嘉賞之曰此實心任事者使人人如此何事不舉未幾遷都水員外郎是時　上居西苑離宮別館營建甚多子木亦兼領上方工作皆身拮据其間省水衡金錢萬計會河決徐沛進郎中領南河晝夜宿河上告成晉秩一級出爲建昌知府前此江右有洞夷督郡募兵爲備多江北人久之議罷奉令者失調護諸卒呼噪不散勢將爲亂子木急馳單車往諭之曰汝輩誠不畏死乎勁兵在近壞撲滅汝如踏螻蟻耳汝作數百橫死鬼痛矣今爲汝請九十日糧供衣屐之費以行脫介胄

反故土不亦善乎皆感泣搏顙曰公貲生我遂羅拜去是日徵子木幾殆擢廣西副使領右江兵備柳州有懷遠縣寄萬山中四面皆猺縣令寓郡遥領之不入縣而令馬希武者戇喜事妄議城焉子木曰此示之疑也猺將生心而甫指李良臣與馬有連主其議城未半諸猺已謷謷譁馬猶不省謾為大言無何變起竟殺馬令上震怒命急剿之而開府郭應聘重發兵檄府江還兵擊之故事土兵十月出師二月罷歸田作檄至已正月束裝待歸復驅之遠征已懷怨俞道中又大雪没膝乃

粤中數十年未經者不勝苦遂鳥獸散賊知之將奮力犯我同事者與子木俱駐融縣去賊止三十里議棄融還子木曰此引盜自逼也吾一退諸屬邑如破竹矣密期總兵平蠻將軍李公錫都指揮黃鶯率浙兵三千直趍長安鎮扼其隘口賊怖不敢出乃徐調諸營兵六千土兵三萬分道進剿連破七十餘砦斬首三千餘級獲故懷遠縣印殺其酋督府疏聞　上嘉之賜白金文綺晉右參政仍領右江未幾與廣東夾剿羅旁窮其穴拓地千里以功晉布政使爲忌者所中降湖廣右參政督

轉湘尋晉按察使遷山西右布政尋轉左晉中大飢饑
鄉俠繪流民圖奏上得捐帑金十萬爲賑因命吏爲粥
以飼饑人全活者甚衆晉右副都御史撫山西督雁門
等關軍務撫晉三年功爲九邊最制府疏聞賜金綺者
三入爲兵部右侍郎以父喪歸無何而閱視者有言謫
南京家食者且八年起南京太常寺卿閱掌故見懿
文太子四時有祀而 建文君獨無心竊痛之乃疏曰
皇上以孝治天下稱三十年欣承 祖宗諸盛典無不
遵舉獨 建文祀久闕未有言臣竊謂 建文君 高

皇帝孫、　懿文太子嫡長子、五年御宇、統緒系明、即當
成祖時、且用先臣王景之議、以天子禮葬、遣官致祭、輟
朝三日、則　成祖之不欲廢其祀可知也、相沿至今、竟
無成說、生為金瓚玉牒之主、沒銜斷蓬飛草之怨、若敖
含餒、伯有無依、不亦悲乎、　皇上御極初年、特念死節
諸臣、下褒祀之詔、伏讀制詞、有曰、仰遵　聖祖遺意、褒
表忠魂、夫忠於　建文者、且祀矣、乃　建文獨不得祀
邪、弘治時、禮部主事楊循吉、嘗以　景皇帝為比、議追
謚、夫謚固當議、則祀尤宜急議、今世所疑者、不過謂倫

次問稱號難定、是不知禮以情伸、數緣將降第擭鑾
一垣、猶愈於湮絕弗存者、臣愚以爲留都誕育之區、
游之地、生所憑依、魂魄不遠、宜即其處、或祔於　高皇
帝之側、不則　懿文太子之側、廟祀弗淪、儀典斯秩、累
朝未備之禮、今日集其大成、　列聖未慰之靈、亦將懽
欣交暢於　皇上之善繼述矣、奏上、下禮部議、如所擬
覆上、不報、然時論韙之、轉通政使、乞身不許、晉南京右
都御史、稱疾不赴、歸、己酉、以病辟卒、年八十有二、子太
狀貌魁梧、昂然挺立、爲人慷慨多大略、汪洋千頃莫畔

涯涘居官不上虛聲所經畫皆久遠許崇理學工文辭有著述數種藏於家子四儆炤大名通判儆焞南工部郎中儆炌見官南京兵部尚書儆桓貢生

湖廣左布政馮汝弼叔吉　于若呂若舒撰

馮叔吉字汝弼其先出南唐二延尚書後徙慈谿代有偉人父欒爲諸生時與從兄司寇岳憲副瓊齊名娶錢氏生子三叔吉其長也年二十舉嘉靖壬子鄉試第四人癸丑成進士除泰和令當是時叔吉以子奇之齡河陽之表賈生之文宰百里人望之如神仙或謂亭修文

者武事未必備定五華隱五歹終非非吹霜噴露寒暑肇湔者所能辦而會洲之龍旱塘之湖二窟者聲勢相倚赫出轉署里閭曰某日切西鄉某某月切東鄉某吏捕手莫敢問叔吉贏賊左右辟與有連者發逮之至諭曰若辟賊而府賊府賊名窩罪浮於賊吾姑貸而窩凡賊入城而先告吾無泄語有泄者先且族而家於是嚴城中宿互櫟者禁徑蹊者輿以兵革趨行者一意伺賊入城路填之一賊魁入城辟以告立擒之其黨未知所出數日復一擒之居數日又復一擒之賊徒震慴歷旁

空舍不敢出叔吉乃令鼓人摝鐸羣吏弊旗車徒無作
銜枚直抵其穴一鼓殲之盡俘其妻孥以歸於是四郊
五涂戶戶不閉邑故有土城而未甃叔吉曰家以垣籬
閥閱為域國以山河城郭為護金城鐵郭寇不敢賊吾
豈以門戶為戲經營為擾乎乃雉之軌之錯之不傾之
地即言者交口不便勿顧也後七年而粵寇至民依城
以完僉曰馮侯生我未幾召入為小儀尋丁內艱中非
語被察左遷兩淮運判擢徽州丞遷守池州進江西憲
副復左遷晉少參會盜掠蕪湖藏遂移江南備兵是時

大江之濵東自武昌以會於大雷西自豫章以通於秦淮物衆藏奸地寛長薛於是萑苻之間潢池之警在在而是权吉於濵江設皖城荻港二營置二樓舡舡有帥翼以戈舡數百艘艘以旗幟爲別而又設楼舡游徼江上以察軍懸搏諜賊嚴夜行行者執而錄其舡之首於於長江上下數千百里鐸振旗作鼓行鐲鳴若常山蛇首尾相應有警則江山搖動林壑飛騰楊么李成之徒亡所厝趾賈人子弘舸巨艦連舳接艫風停雨歇卽野泊如登堂奥江賊既遁鯨鯢不波而又慮其恣於陸也

乃議城蕪次城銅陵城望江城桐城築清溪隄護以千
柳邏材官分制諸要害以一參軍爲中權以二萬戶爲
犄角又部署良家子弟爲土著百道亡飛走之虞金陵
鞏金湯之固江右藩浙諸鄰封亦俱桄桄上矣復從江
南轄楚右丞尋晉左僉僉一年議通錢法更定江防史
飭漕艘剃量宗祿鉤校賦役井井有條無何而丁外艱
歸遂絕意仕進屏居文溪山中不復開口談世事惟一
意督訓子弟甚嚴二子若呂若舒次第舉應天舉南宮
遂有名輩而後以其訓二子者訓從子若愚及婿張

德俱以妙齡成進士駸駸登膴仕未艾也說者謂二馮
尚書大馮君小馮君今復見於慈云叔吉爲人倜儻負
大節氣局宏廓而內周詳爲國家肩巨任重不避恍怨
法所不可不移如山斷在必行雖賁育不能奪歷仕凡
三十年其經濟大略出自天授精神所鼓金石爲飛雖
簿書猥瑣靡不精核而籌畫兵務尤其所長就謂修文
者而不必諳武也然負氣巖巖骶屈意權貴而忌者亦
用此修郄故終不能取大位掄材者至今惜之卒年七
十有二所著有文集若干卷視道七議江防十議若干

卷藏於家

淮安府知府范子美櫝

范櫝字子美會稽人嘉靖庚戌進士授工部虞衡司主事管節愼庫蒞事日啖餅數枚以廉謹稱得時譽嘗事者因欲致之門下櫝不肯往以是差滿擬擢需二年稍補刑部進員外郎歷郎中出知淮安府時倭騒化塩城轉掠廟灣實淮安地櫝行次徐得報疾馳詣郡時督府集兵五萬七千人分十七營以禦之而櫝所自將卒也菊花溝以扞城晝繕兵械宵嚴守備時荒後府藏虛竭

諸軍所給餉日千石餽者三萬人商賈稀少食糧告匱糴揭榜增糴價招之是時廟灣賊方發民屋燬墻築堡因鹽商積粟為持久計糴度賊勢未解慮餉不繼言於漕臺請發數萬金告糴湖廣漕臺難之而先軍門已截留運糧五萬石糴竊計即彼聽而上請朝諭未必從即從亦緩無及乃擅發帑金三萬兩六道往糴五旬米至就舡中減價糶之須得銀三萬價糴本而空獲米五萬石軍興給足卒以殲賊兵事甫竣而昇藩役與王舟之涉淮也從彭城達於寶應供頓千里舳艫萬餘艘兵衛

夾塗錦纜而牽者五萬人兩淮各除道五丈苴民廬飄撤之樻傷盧置撤舡覆土板上望如平地居者以安時諸郡括丁夫侯役呼召甚棘樻略不為儲偫漕院大憂之召為語樻讒曰明公在何慮耶怫然曰乃欲委罪於我我一老夫何濟曰非敢然也獨仰明公斯易集耳曰奈何樻曰今王舡方出糧舡必不敢入閘比次坐候日費為難今以旗甲守舡而用其十人為夫彼利得餽直趍役必喜第須一紙牌耳曰如不足何曰今鳳陽以夫數萬協濟於徐役畢必道淮而反若乘歸途之便資而

彼之無不樂應者則數具矣都御史大喜稱服檟進曰然而無用也復愕然起曰何故曰方今上流蓄水以濟王舟比入黃則各閘皆洩勢若建瓴突用衆爲曰是固然矣彼肯恬然自去乎曰更計之公勿憂都御史歎曰君有心計者吾不及也先是光祿寺劄沿途郡縣具王饍食品珍異每頓直數千兩檟袖大明會典爭於撫院曰王舟所過州縣止供雞鵞柴炭此明證也且光祿備萬方玉食以擲此窮州僻縣何緣應奉乎撫按然之爲咨請禮部部更奏令第具饍直王頓二十兩妃十兩省

供費巨萬計比至檟遣人持雙金迎於塗遺王左右曰水涔難泊惟留意於是王舟抃窮日行水漂疾如激箭三泊供祇千三百比至儀真兩一夕五萬矣時王重囊出羣盜謀刼王布黨起天津至鄱陽分徒五百人往來游奕一日睨衙罷門卒報有貴客入就潘氏園寓舍者曰有傳牌乎曰無有命詗之報曰從者衆矣而更出入檟心疑其為盜也陰遣健卒數十易衣帽如庄農曰若往視其徒入肆者陽與飲飲中挑與鬨相搏禁以來而戒曰慎弗言捕賊也卒既散去檟命與謁客酉門過街

市擲者前訴卽收比反得十七人陽怒罵曰王冊方至官司不暇食暇問汝閑乎叱令就繫入夜傳令警備而令皂隸飽食以需漏下二十刻出諸囚於庭厲聲訊曰汝輩謂官府當出迎王而欲乘空虛爲亂吾久知之徒送死耳咸叩頭伏曰奴輩當死使晨捕賊首巳遁其孥媼也於是令飛騎馳報徐揚諸將吏而斃十七人於杖餘賊潰散是事徼幸且不測彊吏皆悉誅死矣居無何而王帶城之役復起淮安故兩城新城者南宋時築也明亂後漕院以其多備也議合之櫝意弗同漕院怒遏

畢之、身自爲植、工竣、命曰玉帶、繪連城圖、大享勞羣吏、令人邀犢、犢固讓不往、出行城上、歎曰、此城患也、務大難、固速成不堅、是功必敗矣、漕院聞之、愈憾、於是搜遠歲逋租爲罪、劾奏之、得旨奪一階、而犢竟拂衣歸、去之日、郡人扶携悲戀、婦人女子皆登堞而號、或騎馬挐舟尾之、川途爲隘、踰數百里、至江而後返、犢於學以力行爲尚、每談論經史、風旨超邁、終日不倦、敝衣徒步、遇之者以爲老生、其論事、明足蚤知、勇足立斷、仁足堅守、乃斬鏡別、毅然不移、惟識與力、可謂兼之矣、卒年八十一、

所著有洗心稿言觀史雅言首尾吟等集行於世

右都御史吳時來

吳時來台之仙居人登嘉靖癸丑進士第授松江府推官會倭夷發難盤踞柘林以窺內地而郡守時且臥病時來攝城守復奉巡臺檄爲監軍禦城旅宿戒登陴者各以死守募巧匠作壘守之具無不堅備復作火砲佛郎機鳥銃諸器教士爲連弩一發十矢弓矛槊必習分屯四郊以備犄援而寇勢逼甚士女趨保於城者以萬計或議鍵關止之時來厲聲叱曰設城以衛民也以民

委賊而抱空城所守幾何悉縱之入入而無居者爲擇閒曠地舍之又城監民衆壅汚蒸染因大疫時來乃四啓水關便輸薪穀者因其歸舟載穢滯出之又多置藥餌躬率醫視療疫良已郎土諸路兵至異總臣討犒逾時衆大譟及至松撫臣屬時來除備時來度水道所出就福田禪林外立營令土官以兵至者各署部伍冊人導之人以次受犒恩均而費不完諸營帖然客兵素獷悍剽掠郎不異寇時來用贊畫者言爲好語結其首長數輩月率之以狥於郊刀斗相屬酋長弗戢呼其長縛

治之迄終事無敵犯者比總臣移鎮境上有親兵取人一縑時來鞭之數十總臣怒召時來庭讓之時來不爲動徐對曰公奉命用兵以安民也顧庇兵以殃民乎總臣愧而止明年四月寇猝至攻城雨甚城崩西南隅十餘丈人情洶洶時來晝撤屯戍第以強弩數十人扼其衝總臣以爲危時來進曰兵多見弱稍示之暇彼將不虞且淖寧安能登即登從高墮之易耳總臣謝不及時內徙之民薄城而居類以苫蓋時來慮爲火箭所及亟撤之而陰識其姓名於屋材夜遣卒運之城外以爲木

柵扞修城者卒皆股栗無敢前時來首馳一騎出南門
皆從之平明柵畢三日而城完復以柵材還爲民屋則
固向所議也賊知有備棄而北走將突南都將來建議
曰欲窘賊所如顧方略何如耳第決震澤水斷松陵道
賊能飛渡乎尾其後而擊之賊皆成擒矣當事者從之
急檄吳江令泄湖水出平望趨澱山湖嚴以水兵塞諸
隘賊果由檇李道平望阻水不得進徘徊一隄中自相
蹂踐我兵出其不意先後遮擊之斬首三千餘溺死者
無算此王江涇沈家庄之大捷語備倭者至今快之西

本始所爲繫時來首謀也視師者忌之抑其功不上僅以治最召入爲刑科給事中當是時分宜父子橫甚廱其才者無不立碎時來疏其不法事以中旨逮詔獄廷杖得不死遣戍嶺表隆慶改元起自行中游晉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閱視江防與時宰不合拂衣歸時來爲人性慷慨負奇節於書無不讀而其諳解韜鈐則天性也方倭之犯松儒吏愕顧城之不陷者纔如累卵時來初官司理無守土責顧慨然以一身肩之出入危城躬擐行陣臨敵制變所至見奇固溝壘爲金湯作羸弱爲

貔虎障蔽全吳保寧畿輔跡其所就視當日之建旄秉鉞者爲何如及事旣定而大吏蒙璽書之褒將士受不貲之賞將來獨隱默不言若未嘗身與其事者此非公爾忘私國爾忘家者不能宜其立朝而以忠節顯也說者曰公以經濟之才矢忠貞之節故其建立表豎偉絕一時時論以爲允

湖廣提學副使顏應雷

顏鯨字應雷慈谿人生而穎悟絕人幼學卽慨然志古聖賢徃徃離訓詁自爲悟解洞窺性理兼心高亮規行

矩步不媮婀隨人以澄清天下爲已責嘉靖己酉壆於鄉適母喪廬墓三載丙辰始第進士授行人拜山西道監察御史巡視京通等倉時富人馮漢者怙定國勢貸子錢漕卒沒漕糧梗漕政定國方有寵巡漕使者噤莫敢發鯨方在事單民按牒故陽不爲理漢意鯨庇已果持定國書來見即時出所告牒考訊皆伏論殺之又請裕邦儲飭漕政四事皆稱旨施行故事錦衣衛卒驕悍給餉之時擇請倉廒惟便鯨下令禁軍官軍一體惟官所畀不得自請復議罷海運爲臌餒之至今出按河南

省驛遞冗費以蘇民力中使相戒毋入洛境是時伊藩
人典楧者生而兇回走金錢京師內結毛尚兩貴人張
王二常侍外及臺省樞要分宜父子尤力爲地　上所
爲立報所疏請立下又多布健兒飛騎自河北湊京師
爲耳目招集亡命商洛讎孟開鑛盜鳴鏑之雄爲爪牙
諸所爲不法罪惡萬狀日伺　上春秋高諷中朝有故
即發監司莫敢誰何先是鯨將之中州詰華亭徐文貞
相國請曰有如鞭車鍛矢卒起兩河誰爲伉咸寧王伯
安者相國默然良久曰彼內援深耳目廣黨與衆矣寧

夏南昌之甲錯賓挑之鯨曰正德時奸諛在朝人情皇恐今　天子攬綱紀綱何隙可乘試以嫌疑離內交何所不貳以鉤距獲耳目何所不濟以生死奪羣黨何所不孤數校尉足辦矣願捐七尺爲國殛之相國大喜鯨馳至河南以叅政耿隨卿往隨卿倜儻多奇略謂鯨曰洛陽所能縱橫四十年承奉王鑑有心計凡公所爲彼力能破之隨卿故識其人謬爲心膂是可說而下也鯨曰諾隨卿遂一夕潛詣鑑見鑑而無言問亦不答窮鑑視鑑歎息已而相對坐久之垂淚起頓足不休鑑心疑

問故隨卿乃屏左右曰君死期至矣伊藩敗矣馬將軍奉密旨以京軍入洛爾名在黨惡且奈何因出檄示鑑鑑故厚隨卿不疑相與伏地泣曰耿公生我隨卿從諺曰吾無以脫爾請爲若交於御史御史得若輸心共計且以若有徙薪功寧獨無死鑑遂潛與隨卿來見鯨正色斥鑑所輔王諸不法狀隨卿諺從旁解之鯨曰爾第反罪爲功吾當貸爾一死鑑頓首惟命遂與鑑約凡府所議輒以報始定擒庶人計鯨念貴人常侍爲庶人中詗覘上格不下即下諸河北飛騎旦夕且報庶人先數

乃奏記相國相國以聞說諸大璫中援遂絶御史温如璋劉洛陽人備知飛騎主名潛以授鯨因上書大司馬言狀大司馬爲檄五城及河北監司同日逮捕無一人免由是京師軍庶人不得闌將庶人護衛豎所招亡命尙萬餘人横行洛城中鯨念郡國不可無兵發兵則提人心適沔寇起鯨檄郡國集兵東方梁則駐汜水扼虎牢西南洛則駐武關南汝寧則守熊耳北懷慶沁潞則扼河津各集部伍乘城列隧以備沔爲名召王鑑齋牒數千人五宮以散其黨遂上疏劾庶人抗旨矯勅淫虐康

同僭妄不道之罪十請亟正法上可其奏遂下庶人鳳
陽獄國除沒入其貲鯨念兩河苦庶人虐焰宗祿乏供
數百萬諸宮人多強奪民間女護衛多亡命請以沒入
金錢補祿糧賑兩河軍衛補缺伍宮女散民間得旨報
可而肇瑞以無所乾沒造蜚語上聞事幾殆徐相國馳
報鯨勿堅持為身家累鯨不可曰從中官是滋蔓也鯨
本以百死從事死而可為兩河赤子且甘之後相國飛
說陳王二常侍事得寢先是錦衣緹帥得辟召諸校受
諸俠少金為署名籍中作妖書左道誘富人子弟習之

復相與發其罪以爲功得陞賞列侯奉使所過候館驛然諸藩若之諸藩中使進奉輒駕龍舡所過橫若鯨請校尉鈌從大司馬銓補錦衣不得自署冊封改用文臣諸藩進奉遣屬吏不得用中貴人遂爲定制時德安湊汝南參蘇溢宣大總督駐懷來去邊遠黔沐專兵柄漸不可制鯨請改德安屬鄖陽宣大總督駐陽和而雲南置撫臣得專制皆報可戶部主事海瑞言事切直上怒杖瀕死下錦衣獄且論辟鯨與給事中馮成能昌言於朝曰諫臣不能言而部臣言之已可媿死奈何坐

視令　主上殺直臣乎時相感其言瑞得不死九月提

督北直隸學校以立志主靜克己諸條頒示諸生士皆

馴化先是都督朱希孝受富人金補校尉諸列校要郡

連上產千百計不供縣官賦抑小民代輸大典令高世

儒爲平賦法令羣役均差希孝劾世儒梗令甲侵勳衛

上可其奏莫敢爲排解抗疏爭之略曰明王不私倖臣

良臣不顓市利緹騎盡富人子不占賦而賦獨病貧民

令爲貧民請命世儒無罪罪在緹騎　上怒謫湖廣安

仁縣典史陞寶慶府推官南京武選司主事改南京吏

部文選司郎中湖廣提學副使所頒條約一如北畿士習文章爲之丕變時夷陵王篆以相門客爲考功郎顧指當路屬祀其父鄉賢祠鯨嚴詞卻之楚王易王朋橫惡爲給事中辛自修論列朋行萬金賄不赴理官楚者以朋爲金穴莫敢問時鯨視總憲篆獨置之法論戍邊王及諸大夫皆爲朋請不爲動武昌夜失囚鯨聞報起視堂皇立發十餘檄檄沿江巡司詰朝次第就縛二年四月校士湖南宿雲溪館悟格物之旨遊南嶽著祀南嶽文如舂陵祭濂溪先生過寧遠著舜陵辯九月至長

沙偕諸生遊岳麓大合一十三校之士郡邑大夫諸學
博士會於岳麓席地旁列陳詩雅歌發明心體十月還
武昌斥伍大夫員不得祀復大會諸生於濂溪書院論
孔顏曾孟著原性訂學諸篇後試恩貢以忤時宰左遷
山東參議鯨初以書抵執政有宰相位極人臣所患不
足者道德功勛既修　世廟實錄核楚事闡潛德崇真
儒時宰以爲異己遂以試貢事修郤鯨了無慍色亡何
而新鄭秉銓王夷陵以父故銜鯨從旁贊之假以大計
奪其官鯨林居介特不問家生產奉餘散宗黨窮交袁

租食稱日以講學著書爲事丁丑正月集同志講學於慈湖書院著慈湖定性規一卷又著銷兵聚兵及金櫃不可開議十七年丁丑著易學義林書成歎曰昔孔子五十而願學易其讀賁之繇與華之際三致意焉蕭玩之終其身至韋編三絕今吾竊有志焉吾藉以卒歲矣君有前知者越二年卒年七十有五歸田十有三年會

神宗皇帝收召遺佚科臣鄒元標首疏於朝曰前惟貴滄鄉狀請破格擢用嗣是而臺使者歲列薦剡前後凡十八疏當事者竟以常格題詔准先朝直諫贈次

進例用湖廣提學副使致仕卒之日士民哀之如喪考妣未幾其門人祀之於慈湖學使者祀之於郡邑而楚人郭正域爲之論曰顏先生窮理似王伯安剛直似海忠介清貞似薛文清卓犖似劉忠宣使顏先生而在孔門則四科之列靡不合矣君子以爲知言

吏部尚書張子文瀚

張瀚字子文錢塘人登嘉靖乙未進士第釋褐南工部都水司主事內艱服除補刑部陝西司主事歷員外郎出知廬州府甫下車即葺宋包肅公祠爲文以酹謂孝

肅風義節槃山千百世乃人徒稱其摧折擊斷而未知其有體要也故瀚治盧一儆孝肅故事先教化而後刑罰一時翕然向風稱大治無何以外艱歸服闋補大名其治大名也一以治盧者治之庚戌虜酋薄都門詔遣司馬郎一人持節徵四郡兵入衛使者馳至真定諸守相錯愕且難庭謁禮躊躇久之瀚開報以募召游食無附飽颺不可用披所屬編籍選丁壯三十之一郎令三千人治一人御稱精銳八百人馳謁諸守此何時也而與使者爭苛禮乎司馬郎誠不尊於二千石顧春秋之

義以王人先諸侯要使令行威振耳藉令傲然格使者
令謂勤王何諸守色動遂俱入謁瀚首請使者關節僞
者尚然曰何遠邪此關節則人人精鋭絶出望外使者
乃歎服曰張守文武才銓部察瀚兩郡循吏陞陝西按
察司副使備兵潼關歲侵大發粟所活數千萬人亡何
遷廣東參政被誣劾聽調三年補四川憲副遷福建參
政轉山西右轄直指某者欲庇私吏不得甚瀚所鑑置
藩司夙弊反以爲罪疏上瀚即治行當道復議讓將陸
光祖爲吏部郎爭之曰如瀚者安得以浮議奪之且銓

部省各一人凡以采鄉評杜請囑也祖與瀚同省稔知
其賢必欲詞瀚者寧罷祖然猶以兩請奉旨得留用尋
除陜西左轄陞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出撫陜西瀚
敭歷久熟諳西事固原防秋期滿當撤戍瀚謂須冬防
兵至乃撤不旬日吉能踩氷入犯防秋兵出擊之斬馘
五十餘本兵不為敘陞大理寺卿時終南山饑民嘯聚
當事者議剿瀚謂此屬迫於飢耳檄郡丞單車諭之即
日解散入赴大理多所平反陞刑部右侍郎尋轉兵部
左出鎮鳳陽督漕運亡何而改撫兩廣時嶺南寇賊充

斥曾一本暨揭陽楊子亮潮州林金大浦馮成之各擁衆數千島夷又乘風入寇瀚殲賊於揭陽馘其魁已而俘金轉戰海上大破之捷聞詔賜金幣瀚以一本勢張甚由左廣大帥選懦偏裨不用命以致猖獗若是乃恐論如法而檄右廣總兵俞大猷馳赴幕府指授方略會嶺幕兵變殺一參將自髡而走倭瀚聞變即還中軍率戎馳擊之擒首亂并獲倭會同兵郎與大猷夾擊一本賊巢擒首餘黨悉平先是言官劾敗府意論瀚業奉旨鐫秩二級適左廣賊平俄復原官而功無所敘新鄭入

相起撫陝西尋陞南京右都御史用進工部尚書時太宰楊襄毅病免廷議推擇三人殿瀚名以聞　上謂瀚聞望素著超次特簡瀚辭不獲則毅然以正百僚爲己任私交請謁一切謝絶務在崇實政進真才兩司大計舉卓異者二十有五人請　上賜宴若令貪殘者速遣及司京察亦如大計事所黜陟悉當材品一時銓路爲之肅清　上愈重瀚凡圓丘方澤視牲攝祭諸大禮悉以屬之考績加太子少保賜寶鈔上尊肥羜以示寵無何而江陵喪父不解政忽傳中旨眷留令吏部往諭江

陵亦自爲牘風瀚使留已曹郎請罷議瀚若不論其意者謂政府奔喪當以孫典郵之宗伯事也何關吏部江陵復令所善客說瀚弗聽已有詔切責謂瀚奉諭不謹無人臣禮於是廷臣惴慄交章奏留御史大夫名彊直至不能自持瀚獨撫膺太息曰三綱淪矣江陵益怒嗾臺臣首劾瀚省臣繼之遂令致仕瀚北面稽首曰臣髦不能任國事然寧負相不敢負陛下辭歸而與同郡縉紳年踰耆耋者二十餘人徜徉山水間觴詠談嘯聯翩鶴髮望之如羣仙然論者以爲不減香山洛下云

歲戊子去江陵敗已七年　上念瀚舊德詔所司月給
廩廩之庚寅當杖朝之年詔所司存問如令甲癸巳以
天年終訃聞賜祭葬諡恭懿　太史焦竑論之曰當江
陵柄國時推太宰兩京六卿間論次先公者十人論推
先公者兩人乃公特見簡授人豈不謂江陵私公其後
九卿連牘留之而公獨持大義以抗脅之以旨不動誘
之以客不動恐喝之以臺省不動乃知公固非江陵所
得私也公韻度灑灑人自以爲可親乃大節所在凛然
不可回奪此豈可以世俗窺者哉故海內數十年望公

如淸鑄大鈞又以爲巨川喬嶽庶幾其復興雲雨爲天下澤也可謂知公矣

四川按察副使葉際淸應乾 父允揚附

葉應乾字際淸慈谿人父允揚同知灤州應乾年十六隨父之灤以故籍充京校弟子庚子領順天鄉薦越六年而成進士授高安縣知縣考最陞南京刑部主事進員外郎改駕部郎中聞灤州訃奔喪歸而忌者誣以匿喪竟用京考鐫秩服闋補兩淮運判以薦同知揚州府事時時代守爲政會景王之國他郡多以供帳不辦致

有頃言應乾率所屬踐更迎之湖濱尉傳井井具設從事歆戢如無事然而興化有重賦萬餘邑人苦之邑貴人方秉樞柄欲移之他邑以庇桑梓應乾曰興化固瘠澤奈何以隣國爲壑乎固以代庖辭坐是失貴人惟勿恤也擢南昌府知府秩滿遷四川按察副使備兵建昌建昌居卭僰閒地險惡六衛衛長日惟饕食其下以潤私槖戎政久不修應乾登壇下令比什伍而訓練之懸賞格以勵勇者於是人人超距就節制會土酋安忠死忠妻鳳氏自請襲官而從弟安信謀據之夷俗兄死則

妻其嫂劉氏守貞不聽召家衆血戰以脫當事者寬信不深誅而信益衡决自恣所戕害商民無數商民訴之信自若月朔猶以戎服見而擁甲士自隨應乾所部經歷黃清智士也應乾使之陰布部兵於外而令材官有力者尾之入應乾臨陛立呼信跪堂下數以諸不法事叱令縛之信懾不敢出氣遂仰脛就絆而甲士在外者見所布部兵按劒立如堵墻不敢動皆奉首竄即檄劉氏兵擊其餘黨殲巨酋三百人境内始定而滇南鳳繼祖亂起殺僉事張澤檄甚檄至應乾計繼祖娶於會川

故與建衛而會川者建昌所屬衛也先遣兵守金沙江以扼繼祖之至已而繼祖果以萬衆渡金沙遂合滇師夾擊之應乾躬擐甲冑冒矢石爲將士先士勇百倍遂破其軍繼祖以隻身跳匿山中不敢出向鳳氏故總應乾而其母爲繼祖所害每欲復仇而未發應乾知之奮召鳳氏至授以方略使圖之鳳氏使間間其所親者爲內應而自以兵壓之遂斬繼祖事平應乾當以首功論讓於滇師而自居其次兩省方以功上而江右直指舞其舊事詆劾之遂落職歸歸而着田間冠日召故父老

輿論桑麻較晴雨絕口不談性日事而蜀滇兩督府石
忍以言者故凌應乾功謂應乾才兼文武堪大用疏四
五上有詔致仕仍敘擒安信斬鳳繼祖功兩拜白金文
綺之賜應乾即以所賜金營葬於玉麟山陽北向稽首
曰臣死骨且不朽矣居恒神王無他疾亡何而疾竟不
起呼諸子訣曰古言之行不媿影寢不媿衾吾力茲二
者死不媿棺遂瞑年八十有四

吏部尚書陸與繩光祖

陸光祖字與繩平湖人刑部主事杲之子幼英敏不

八歲從其父遊道遇客語安南事祖曰是必克夫以璽
天子聲罪討小夷如振槁然寧煩再計客奇曰是兒鑑
小已有食牛之氣異日當以經濟顯嘉靖丁酉年十七
與父同舉鄉試又十年丁未成進士授濬縣令濬近塞
而衝民不勝役多轉徙祖奏併五十里爲四十里以甦
凋弊又爲設法築城以拒虜功成而民不知秋潦傷稼
祖涕泣呈兩臺皆以非時却其牘祖乃自具疏上之舉
甚懇 天子惻然下部覆減稅十之三兩臺心不平不
能難也邑多輕俠爲盜藪祖把其宿負編之伍而討以

單令咸請盡力爲耳目盜發輒得獨大盜李以平蕃與志不悛乘祖入覲賄崔衎中爲變祖歸授計立擒之邑太學生盧柟富而才先後令皆與昵後令至柟爲具邀令令不時至柟拒戶嫚駡令恚中柟罪大辟坐繫者十三年有司以其高貲莫敢雪祖至立出之柟爲謝祖曰我伸三尺爾竟不與見陶仲文以方技得奇寵勢張甚邑有李榮爲仲文私人橫行里中祖捕置之法仲文奉命祀鄴郡故出魏郡爲榮地祖不爲移獄而仲文亦莫能中祖內鄉王占長垣民田爲業民訟諸臺長安令嗄

瘠不能剖槖以屬祖勘果民產並歸長垣民庚戌虜闌人塞大司馬趙錦議役三輔民築塞垣以備祖持不可司馬怒以撓軍興劾祖祖屹不動已復言於直指謂必役內地民莫若出錢與邊民如雇役法直指上其議竟得請三輔乃安太僕馬少無以資戰士下諸邑買補馬價騰貴祖故緩之馬益集所省緡錢視他邑殆半令濟四年課高第宗人緹騎帥炳祿　上寵以要樞引祖祖不應得南京禮部郎秩滿之京分宜嵩憾祖名語人曰陛君應我符卿可得也祖不往會給事吳時來劾嵩祖與

時來善嵩憾之欲以考功法中祖南冢宰王用賓力救之得免遂以母病乞歸尋母喪服闋值嵩罷起禮部郎尋轉儀制司員外守陵宮官張方進甘露請恩祖却之縣令吳府上方藥欲邀寵祖乃至邸責曰若儒起而技幸哉官以為榮也進以技何榮之有府慚稱疾去景寧王入京自陳設醮祝釐有司邊維垣等毀牌位不道上怒甚祖言王擅離國違　祖禁宜有所懲艾他萋非語不足聽　上從祖議　皇孫生裕邸祖請告　廟見百官賀疏入留中有頃賜　聖母實錄中外翕然稱祖

有卓識未幾調吏部司封郎已轉文選祖雅有人倫鑑知天下士如别黑白乙丑佐計汰黜惟允不為權勢假而又憐才持大體如蒲坂王崇古仁和張瀚嘉魚方逢時歙周王一鶚肥鄉張學顏皆掛人齒頰祖力爭之謂此皆大度士可濟緩急奈何以蜚語挫抑崇古等得無恙其後皆躋九卿以邊牘績著淳安令海瑞爲上官所排祖力明其志節得授戸部主事侍郎朱衡以才抱自負南司空缺祖首推衡衡方在列色變曰陸君南我耶時祖已陞秦常典屬國矣衛嗾言者論祖恣横内猜後

有從中搆者遂得旨罷免居數年　神宗皇帝登極言者謂祖不宜久廢起丞南太僕歷遷大理寺卿以外艱歸服除起歷兩京大理召拜工部右侍郎初祖與江陵相公同年友善及江陵在政府祖引誼規諷甚切及奪情祖遺書開諭江陵不納意雖銜甚而未有以傷也俄論改折祖因請輕之江陵變色曰公爲豪地邪祖曰我爲菜色民爾寧知豪夫身忝大臣而民隱默不聞非夫也江陵語塞南御史張一鯤承旨論祖祖後罷江陵卒起南兵部侍郎尋轉吏部時諸後進皆文致江陵罪以

逢當路祖衡謂江陵府權耳非弄權也且擁庇網繆其功亦安可泯衆惡其異出為南工部尚書力請歸又三年起南刑部尚書時南都諸要官爭主獄祖曰獄法司制也持不動主事劉以澳不受屬為御史劾祖抗章論御史妄言曰法官當使天下無冤民而奈何枉其屬截事竟白已改吏部尚書庚寅召入為刑部尚書明年吏部尚書闕廷推祖 上雅重祖名遂拜吏部尚書抑僥倖拔寒素正體貌一如 祖宗朝故事戒闔者毋入中涓書時中旨用二臣入內閣祖言廷推舊制毋壞 祖

宗法 上從之所推轂海內遺賢殆盡壬辰主計苞苴絕跡所汰黜郎親故不避或列臺省有將譽者亦不顧已復請推薦以示獎勸未幾疏用前建言主事饒伸御史萬國欽失 上意有旨斥逐郎王教等祖為申救孫自引咎不聽會有乘此論祖者祖遂稱疾不出無何詔許歸時大學士王家屏亦以爭冊立去兩賢同日出都門觀者嘖嘖歎息云既歸謝謁客兀坐小室焚香瀹茗經旬月不窺庭丁酉仲冬得疾至晦日命具浴曰我將逝浴已危坐而瞑是日海上星隕大如斗擊地有聲部

聞賜祭葬如例贈太子太保諡莊簡祖自少有大志嘗書范文正公做秀才以天下爲己任語於案以自勵平生推進賢才培植善類出於天性與人交披示肝膈桂絶機械富平孫丕揚向爲御史論祖祖曰孫公賢者寧有他吾誼當歸其言實玉成我矣殷勤謝之其後在事遇薦士未嘗不及孫也卒以大司寇起之御史陳登雲亦嘗論祖壬辰大計祖推陳掌河南道言論相惟若無纖芥晚年秉銓尤汲汲以引用老成爲事或曰何不登用後進爲將來地祖曰後進行當有知而用之者若老

成人漸逼桑榆不及今柄用終老岩穴矣吾何敢先身謀而後國家自通籍以來六任六已雖半丘壑未嘗有所攀附至於當利害剖邪正遠讒嫉高節天下望如麟鳳久而愈重且信蓋祖之學主於信心故亟進亟退略無繫吝祖之心一於爲國故任勞任怨不爲雷同可謂凛然古大臣之風節矣

兵備副使陳履卿茂禮

陳茂禮字履卿慈谿人八歲善屬文人稱奇童稍長博綜墳典至太乙神經奇門秘術無不通曉舉嘉靖庚戌

進士授工部主事壬子河決徐邳漕運沮塞言官議開膠萊新河通南北海道　天子下其議時當道方憂徐邳幸海運或可必行大司空請以茂禮往視可否茂禮歷膠萊觀南北所謂海道者上議曰石磧既難開鑿而絕無他泉可引通舟必須穿引海水非掘地十餘丈不可且航海必須更造海船而海寇方出沒諸利害有難遽覩至於工鉅之難成又其小者於是議寢省大司農金錢以億萬計未幾而鑄錢滇南之議起大司空難其人復請以茂禮往茂禮召集父老于庭相與斟議長便

計估平允多寬假不責旦夕效以與小民爭利小民樂
從之於是鼓鑄乃定歲以爲程益大司農金錢以萬計
當是時無不才茂禮而以大司空知人善任使也丙辰
倭躁東南急甚大司馬憂之以爲非茂禮不克請改授
茂禮兵部郎以叅謀軍務往將倭困江陰又知縣錢錞
以戰死督臣命茂禮往援茂禮選銳卒三十人駕小舟
直進倭奴舞刀跳躍兩岸上我兵欲射之茂禮曰不可
此誘兵也卽微服入城次日倭駕三十六舟沿城重載
出江口掛篷如飛最後三大艦倭酋坐其上見兵匝城

外止百餘人遂棄舟登岸邀戰茂禮連發三矢殺其三
柁工又以火箭射其風帆諸倭還舟救火與前舟相屬
望許茂禮急檄水兵總張成張祚等邀截江口諸兵環
而圍之茂禮屈指算曰勉在明日午時翌午果斬首
二百餘級而我兵無一傷者是時倭據沈庄爲大巢分
兵四掠萃於乍浦茂禮聞報即督永順宣慰彭翼南都
閫李經戴冲霄等官三十餘員由乍浦入爲右哨札營
未又茂禮忽見異氣起營上急令移營數十步倭忽發
礮震故營如虀粉大小將吏惟聲震地勇氣百倍共讀

乘而鼓之躬率精銳突其中堅且傳報各哨呼曰陳叠謀也從南道攻破賊巢矣於是諸哨從之無不一當亂遂大克斬首千餘級而賊首徐海殲焉倭悉蕩平時丙辰八月二十五日也以功擢江右清軍兵備副使姚源故巢賊盤據支蔓餘黨尤烈全軍覆沒僅以身免賊勢益張而茂禮適下車巡撫何顧聞之大喜曰賊不足平矣即以兵屬茂禮茂禮分左右哨三面進兵約日同發而獨空其要路一面無兵潛令指揮某率精兵三百伏於其道側戒之曰某日某時有衣色衣而奔者皆賊也

爲我悉擒之賊、闖三道進兵、而一路獨無、果易服而逃、伏兵起掩之悉平、撫臣上其功擬峻擢、而前以謬議沮諸臺諫者、多不平、遂交章詆曰、是年少喜事、務峻節以邀名、可備邊方之用、與冢宰鵬素知茂禮賢、乃改備兵瓊莞、而出諸臺諫於散地、茂禮屢疏乞身、不許、不得已冒暑往、八月抵任、以夜夢三老人、覩清癯而衣冠古雅、召茂禮與奕、蚤起、見寺後三古梅、茂禮悟曰、吾將去矣、遂濡毫作梅花百韻詩、正衣冠而逝、時年三十三、所著有大六壬十二卷行於世、

兵部左侍郎宋思文應昌

宋應昌字思文、仁和人、登嘉靖乙丑進士第、知絳州、陞刑部員外郎、歷戶刑禮三科給事中、出守濟南、累官山西河南山東江西福建諸藩臬左右使、進都察院副都御史、巡撫山東、陞大理寺卿、工部右侍郎、隨授經略、以三品考、贈祖父如其官、蔭一子入監讀書、兵部覆本東征功、加右都御史、世襲正千戶、昌少有大志、自為諸生時、即以匡濟時艱為已任、故文經武偉、無施不可、其守絳州也、嘗奉檄查閱寧化等關、月擊邊弊、登陴浩歎、及

官給事新鄭方以互市議邊冒即疏陳撫賞不便者三巡京營邊報御至江陵以無虜對冒輒據諜以聞陳防虜七事江陵怒遂出知濟南後累官藩臬泰伍諸軍事未嘗以外補有怠心已而建節山東首請加意海防復督衛巡司諸舊制談者目以爲迂未幾朝鮮告急廷臣皆相顧咄唶歎服冒之先識而經略之命下矣壬辰初倭奴舉六十六島之衆當劉哱倡亂之秋我方西討未遑東顧倭奴突入朝鮮國王李昖走竄義州虜王子臨海君珒順和君玨發靖康恭僖二王墓八道三京殘破

幾盡聲言內犯京師戒嚴詔拜昌兵部右侍郎經略薊
遼山東保定等處防海禦倭軍務時經略創設大將軍
李如松覊寧夏未至繕甲練兵儲糧制器又倉卒未備
詔書督促正如空手搏戰耳昌繫空支吾不兩月而部
署出關會遊擊沈惟敬使倭道謁昌昌曰我奉命討賊
如有血戰耳汝毋以身試法十二月與李如松踏氷渡
江惟敬復謁挑欵議如初昌屬縶軍中不許更入倭營
而議討賊益急正月兵薄平壤倭將平行長築飛樓鑿
垣穴守牡丹峯以相犄角昌指授方略圍其三門外布

鐵蒺藜數重火器齊發毒煙蔽空吾軍含解藥仰面肉薄而上諸門皆破斬首一千六百四十七級焚溺死者無算行長捲營遁回王京李如松輕其屢敗走探地形猝遇重圍如松殊死戰斬金甲倭墜馬而楊元張世爵援兵復至倭狼狽解圍走當是時王京聚倭有三十餘萬且又當八道之中去釜山千五百里倭不退朝鮮不可復也昌方畫依山俯攻之策而李承勛兵留於山東陳璘兵奪於薊鎮沈茂兵遣還於浙江進不能策疲病之卒退不能待救援之師夜令死士以明火箭燒龍

山十三舍極盡而倭始棄王京去昌又遣兵追擊至鹿
原與清正夜戰又追及晉州斬級甚衆倭自此仍還釜
山舊巢又復遠遁熊川西生浦蓋朝鮮之局始完而昌
亦乞骸骨歸矣歸之日王率光海君宴餞江亭高麗人
傾城相送至數百里拜泣而別是後也索回王子陪臣
官眷百餘人斬倭首二千三十級克復平壤開城王京
總還故地二千五百里言者顧以請封撤兵為昌罪參
其官夫倭封於乙未之七月昌歸於甲午之三月則請
封不在昌也昌留劉綎兵萬六千居守而朝議撤之則

撤兵亦不在呂也呂提軍絕域身經累戰夏冰暑雨冬觸氷雪食無鹽醬臥無甘寢乃不以驅逐朝鮮境內之倭為功而以退歸釜山海外之倭為罪此任事者負國抑言事者負呂乎假令倭終盤據開城號延歲月為積議轉揚帆江南王子不生還朝鮮不再造兵連禍結老師匱財又將何以處之昌方面紫髯目如閃電東征

陛辭　上遣黃門陰瞯呂風神警亮器局岸偉大喜得人賜金綺以寵行比至朝鮮又賜麒麟一品服昌感知遇每以死自誓戰勝之後撫傷掩骼招歸脅從以萬計

仍分兵屯守大丘南原慶州等處移檄國王斬墊挑濠築關置堠修葺書後之宜甚備行軍賞罰嚴明軍需節省僅支馬價二十餘萬揆事圖策出人意表每當百司使者咨請輻輳昌膺事裁決初若不經思退而熟議之則老吏宿將終不能易也婁江王相國錫爵論之曰經略外夷與邊臣不同邊有堅城可憑而海則與倭共之鎮處不犯則無處不戰難一他鎮調兵必先主而後客老弱居半道路遷延難二邊臣伸縮自由而經略則空名客寄俯仰隨人難三羽書以風為遲速語言以譯為

往來難四朝鮮利於留兵不利罷兵倭來則貸手我佗倭去則張小爲大飾緩爲急難五李氏盛滿人心不附而又立萬金之賞懸封拜之格忌寧遠者并以忌公難六嗚呼此公所以累疏乞休高卧西湖絕口不談東事也然朝鮮陳謝有疏朝廷敘錄有音何忍不一爲公論昭雪而令忠臣孝子抱朊不平哉觀此而求公之論定矣

貴州按察使陳觀甫順正

陳觀正字觀甫廣西參政茂義之子舉嘉靖壬戌進士

出知金壇縣縣多權貴人能以其重持令而豪奴白晝攫金侵奪人土地以爲常順正首治之犯即傳法無少借吏廉其豪喜訟者創一二人以徇頑民持牒至者望縣門輒反走久之無訟而縣稱大治比代將發忽流賊入邑亡所藏金民悶之競以私財抵所亡無後時而權貴人以是德其不平遂中以白簡量移上蔡上蔡俗務鬪很時鳴鏑聚焉殺越人于貨順正戢其魁嚴保甲十要東道路以安滿領地多沃衍民假籍城垣爲名侵二千餘畝順正廉得狀奪還官歲輸金爲廟祀韋偏扉嚴

貲省縣官費歲以千計遷大理評事先是司封駁者慮持法之不威寧飭徽以徇順正凜凜三尺辟則辟宥則宥所不與法比者駁亡數　神宗皇帝初載江陵秉政務束濕金吾緹騎間引繩批根獲妖人王之奇當以不軌遝陞賞首從八十餘人俱論磔順正駭歎曰律稱不軌謂謀危社稷爾妄一男子左道惑人法當死彼蚩蚩者何知而與同坐再四駁之小司寇執不已以白政府江陵雅知順正峭直厲聲曰大理是評駁之司部擬未當頻駁何嫌刑曹姑改之奇等三人爲首者坐死餘並

從杖遣有差天下以爲平歷寺副正遷南雄守值歲大澇䘏民田數千百畝蠲賦額顧正請以渠稅之羨足之遠邇擊額稱再生時大征羅旁徵募驛騷顧正以萊菁路難悉民越境罔知或失足投虎口秖藉盜糧耳上計督府請改折輸銀募近民遞運給軍迄恃以無患轉雲南按察司副使分巡安普署在會城沐國之所彈治儀御闕出爲奸利亡誰何顧正飭躬率屬一切以法繩之莫敢譁外艱服除補貴州威清道兵備威清入滇孔道百粵西陲茂篁懸棧閒酋長多黠猾難治滇臺檄擒叛

酋繼榮顧正諜知繼榮與土舍隆串審乃召隆審授方
略勅與守備丁繼文知州劉承範夾擊擒之俘於滇督
溝當滇粵交界酋岑氏世雄其地時時剽掠爲行旅患
咨府議剿之顧正曰此夷繇故習可不須兵而定及執
行部遣檄宣諭國威責以大義岑悟輒縛戎首伏法獻
兩營分兵防禦官司其赤存撫者輒械以徇洲酋與斬
酋構借兵安國亨繇聞淹有顧正乃容遣灝陽宗備發
貴渝洞夷兵遙殺事也孤兩院處撫發大駭顧正即移
文國亨曰本官世受國恩何幸貸兵仇殺自犴文罔此

必種落納賄弄兵以狀來安氏素驍勇爲諸首冠忽創官兵大懲省檄語開端委罪即對使頓顙謝而逮一二長官請命二酋聞之膽落盖順正控制諸夷奉揚 皇靈貫身以羔羊素絲之節至鎮斥諸司餽遺安氏奉八百金爲壽拱其使加誚讓郤之逌然明之儒乎故寬之則愛而承恩威之則弭耳伏罪進布政司叅政移守新鎮無何而播酋楊應龍兵起兩臺將投艱順正因歸養疾遂以齋捧歸御史大夫以避難論謫明年大計進官貴州按察使特予致仕歸而囊橐蕭然不能攜廳事拮

据九載僅完一堂家食二十年領袖諸簪紱而恥爲冐
容長吏有秕政則趣駕往面正其過嘗自贊云無宅膓
無逆腹服官三十年不知有身居鄉二十載未嘗有邑
藉籍墳典供吾求青山白雲爲吾侶卒年八十有四楊
太史守勤論之曰嘗觀順正之撤岑氏撫安首與參政
公之定郴慶武緣事先後若合符節然參政竟爲忌者
所掩而順正亦絶口不言功不矜不伐固其家法也至
若勇退急流養高洛社闔門著雍睦之風燕居無媟褻
之色嚙齒不言人過而抽揚小善惟恐弗及其於表正

閭里洵若仲弓之於元方云

雲南布政司左叅政陳忠甫覲

陳覲字忠甫世家餘姚開原鄉登嘉靖乙未進士第授兵部武選司主事陞車駕司員外郎歷郎中尋轉武選司郎中內艱服除補原官練達機宜材識卓詣楊大司馬深倚重之出爲湖廣按察副使備兵衡永郴桂諸郡會新寧猺人寇掠江廣詔下命覲討之覲以兵餉方不足而與蠻夷從事邊鄙重傷元元之命乃遣使者招撫諭以威信猺人面縛降轅門願受朝廷約束誓無敢復

反者廣東賊黃潮祖等流劫郴州桂陽覲督兵擊之斬獲虜首以數百計招降餘黨悉平廣西賊常銀豹大鴛樓船泝衡永江大掠諸郡覲又督兵殲之江上將兩廣征古田猺獞軍門檄覲爲備乃覲大振兵以張軍威麟聞八桂蒼梧剿虜爲飛魄兩廣將克奏首功者覲獨能之力居多猺人既平則給土田立塾堡修城垣募勇敢足軍糧興學校明教化先士風吏治民務戎機靡弗經營者入賀　萬壽節報政於朝先巳陞雲南布政司左叅政而竟以勤勞據事積苦疾作卒於京邸揚大司馬

撫而哭之出涕曰使君須臾無死即郡丞何足道哉乃給驛遣官邑其喪歸故里先是陳公士賢有惠政於衛永衛永人立祠祀之至是以覲配祀謂之兩陳公祠云

巡撫福建都察院右僉都御史金子魯學曾

金學曾字子魯錢塘人嘉靖戊辰進士授工部虞衡司主事內管庫鑰出権荆關俱以水蘗稱其剷姦剔蠹心畫一者載在令甲至今遵行之晉都水司郎中治河張秋改禮部精膳司郎中出督楚學稱使者時江陵相公方飭學政議削革勅已而曾烏烏情深不能待曾策

蹇出都門江陵不喜郎請遠飭勑房官務其職房官爲慮及曾曾不之顧也及家而母疾方華得覩儼含以爲勝三公遠甚何論督學服闋仍楚命將江陵所餙學政以功令奉之矣其法首禁講學次汰生徒皆務一切操抑剪棄之術以爲切磋磨礱道將在是而曾無不以爲然所領教敎首令講學曰學不講則師與弟所崇何業爲謝遊士封別館而談學明倫之堂環橋泮水之次月三四集不厭也凡士抱牘求試擢于新令不得前曾一試再試正收散收兢兢惟遺珠是慮士或以急于有司

有司俛以新法爲齮齕會令具副狀於其庠庠師不聽以闒而輕重調劑之其他如賑䘏之周銓補之速凡所以休養士氣者無不至而於江陵所申飭則大徑庭矣無何而奪情之事起會曰是可令楚士見也身爲楚士先爲十揭以上江陵江陵不之省遂欲按劾歸而適有滇南參知之命未幾楚按朱璉之彈章上矣會喟然曰吾固待此久矣即日歸築別業西湖之涘日奉封公杖屨爲詩酒遊江陵尋歿臺省交薦補闕臬仍鎸秩爲僉事其所司者則屯鹽也甫下車即首飭鹽法次申屯政

凡修鑒去甚不知更幾而所獨創為後人奉若蓍蔡則
蔞鹽編屯二法也閩人至今賴之遷江右兵備副使時
江右歲飢民多揭竿稱亂巨室往往以擒剿請其流民
入城殍死巷陌者至不勝瘞曾日夜含涕求所以散遣
待緩須臾死者乃榜諸衢曰朝廷惜飢民不惜亂民其
急歸里甲以候賑濟者為飢民其搶攘道途終不歸里
甲者即亂民亂民行且斬矣乃急趣守若令躬入里甲
家驗而戶覈之差等其所宜貸而人授一籤隨敕他吏
裹粮負錢以從而驗籤給貸籤行若流水而錢米之屬

不歷而遍一時之饑瘡塞亂者亦塞矣吁敗定變兩臺諸大吏俱斂手以爲非塗公莫辦也他退道或議斬亂民八十人者劍爭曰民聚求食詎曰亂乎卽以斬八十人聞上　上驚非常必不許無爲也他退道乃止量移湖廣布政司叅政以外艱歸服闋仍得楚轄湖南之寶慶時旱流殍載道至省卽發廪賑之次覈墨吏次誅豪蠹次告糴隣郡次講義倉積聚而枵腹之民稍稍果然由是而議辰餉議五開銅鼓之屯議班軍歲例議長沙之黔餉議大荊郵政議屯田議比徵議僉解凡可以

造福地方者無不以身殉之即犯當事之忌騰豪猾之謗不顧也會至是已三入楚而涖湖南且三載稱久任矣縉紳士民無不信之如蓍龜戴之如父母即一飯無不喃喃頌祝曰此金公之所遺也績最晉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奉璽書節鉞鎮撫閩閩固曾舊所撫循知其瘼而倭方蹂朝鮮南北騷騷會乃葺鄣時數日夜求所爲事之亟具棘者首簡戎器治艅艎練士補伍蒐備一新策倭所出沒多在彭湖乃建寨置戍以遏其衝倭初至令急擊不使得聚粽蓄力乘風窺犯屢有松下鳥坵浯

與銅山及彭湖南灣甘山之捷自是倭不敢輕犯闕又遣間使諭薩摩君長義久等激以復佐圖秀吉義久感動密擊朝鮮中路兵歸東西諸路倭懼內變遂解而去以會謀秘世故不盡知會亦不自言也是月上偵報平酋天亡疏當是時經略之師已老須封之使方逃廷議且將有息兵棄朝鮮之說而閩偵適至有旨令馬上差人傳示經略使之一意用兵東方之局所由以獲勝算者會之以也既不得與當時宜力諸臣同受賞格而顧以小事失直指意竟有冒餉請嚴之疏明年代者為張

太常文而曾之功有不可湮沒者矣一入里門即以飭身名教子弟同風俗明正學爲事千牘不入公府而事關地方利病者則不惜纚纚言之時與諸寮官與蓮大師締放生社於西湖之三潭游鱗所到飛走游泳之物無不爲之廻翔者其仁心感物有如此卒年七十有九有司以聞賜祭葬恩蔭如例

贑州府知府顧朝肅鈐

顧鈐字朝肅仁和人嘉靖辛酉領鄉書三上春官不第謁選學正通州改贑榆令贑榆瀕海地磽鹵其民皆竈

御史應揚僕疏申理始奉 旨准銷而曾之深謀巨伐竟無有白之者請代疏凡五上始得歸閩太常丁敬齋之言曰登山之役烏夷𤈦𤈦吾民以綏三韓之師境內惟撥先生籌積坐甲事事有備俟得無南最後俟避歸則酋長毳熊之報閩實以精謀先之閩功最奇而錄者後之心最苦而忌者抑之由先生一意公家不能俯事言路遂見擯擠嗟乎安有大臣為國家紓災難而簡髮糴米自鬻有司者先生既不自明閩人舌短復不能為先生力明於朝以歸君東之衆閩負先生甚矣悲夫鐵

太常支而曾之功有不可湮沒者矣一入里門即以辭身名教子弟同風俗明正學爲事千牘不入公府而事關地方利病者則不惜纚纚言之時與諸宰官與蓮池大師締放生社於西湖之三潭游鱗所到飛走游泳之物無不爲之迴翔者其仁心感物有如此卒年七十有九有司以聞賜祭葬恩蔭如例

贛州府知府顏朝肅鈐

顏鈐字朝肅仁和人嘉靖辛酉領鄉書三上春官不第謁選學正通州改贛榆令贛榆瀕海地磽鹵其民皆窳

歲游蕃鈐太息曰忍甚矣抑何剛以起之乃悉意撫摩爲斥滯療易耕牛種粒辨秔稏所以異募南人之良於耕者導之力穡旦晚邏行壠畝間隨所至坐樹下而聽斷焉如是五年元氣乃還百姓熺熺以爲樂土考最召拜福建道監察御史出按粵西粵西八寨故挾六十三山爲梗幸三歲一剿十年則粵東西合剿謂之大征鈐乃謂其開府曰八寨固禍首八寨靖則諸魍胡敢索死草間且無弗畏死者既窮矣乃虔劉吾赤子以克俘馘若而臣固滴誅人耳吾何忍爲於是披腹示土司無不

向我願爲我奔奏者已而八寨果肆猖因命爲鄉導我兵隨而殲之不兩月八寨平卒罷大征凡省軍興萬計活民命亦萬計顧無奇謀譎詐者意何也尋以艱服闋補江西道奉勅撫捷已出都門矣中讒者言移贛州守贛固多猺峒竊出殺掠人爲岑岡諸巢叛敗南雄兵劫龍南定南二縣郡中震恐是時中丞某逗撓不入贛守遞俱闕發救然決計會剿乃大發官兵當賊衝而陰用土兵擣其虛遂擒渠盜王清等李沛迫乃除中丞某聞已得賊而先所遣帥守兵者欲張其功又係累老弱

及近境居民五百餘人以陷中丞某鈐曰是何辜盡釋遣之止錄前所獲三十餘人以正法中丞某忿甚面都使者又欲羅李浦鈐曰浦降在敗後安可縱竟梟浦首於市中丞某積不能平遂肆其妒媢妄作蜚語而鈐無堪齮齕遂弃官歸鈐在公不計私在事不顧詐前或挈我後或犄我悉不顧惟知如是爲盡乃心將乃職即恭以周旋巳爾顧直道難容弃勞臣若敝屣毎誦龍蛇之章以爲歎息鈐孝友之性老而彌篤平生急義若渴其應人若嚮無間戚屬及所嘗知識罄橐周之不以貧爲

解湖山詩酒間亦浮沉俗間然絶不受溷於俗許者謂古人腎腸先正儀矩云卒年七十有二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鄭汝璧

鄭汝璧字　　　縉雲人登隆慶戊辰進士第初授刑部江西司主事轉雲南司郎中雲南司典畿内諸錦衣緹騎主緝不法者徤役貪功以慮聲毛鷙相師獄辭多誣璧一一反之凡令衛校不得入署門宿猾無所盡其辭時江陵公初秉軸鋭於求才聞璧治狀以爲絶倫欲調璧銓部銓部忌璧能以璧參武州巳上得儀司缺急調

之儀制與文選職方京都所謂三大郎者也未幾竟調驗封丁丑大計則矢心以黜不肖有一二犯公議其人方走首揆門下蹤跡甚暱自謂立致開府已而榜出皆黜去聞者皆服未幾轉文選屢任日郎選推典吏故給事中趙參魯以推官超擢福建提學僉事同署皆謂沙大奇而壁不顧也其作用大都如此時時語人曰天下才自足供天下用持秉者未能無私然慎弗以有私待之叅伍事勢以資與才與地相提衡焉而私無所容矣當是時江陵有私人在留都急欲內轉資亦適及而壁

力持之時江陵當軸五年諸隙未開自謂無絲毫玷缺
以正論格之方且欲攘善曰此正我意是以璧在選司
稍得行其志所推舉悉合士論無何而奪情議起大防
始決裂矣璧乃力裁楚人所求多不遂彼黨恨璧次骨
云此自我戶內短長何容汝外人持之前此無由生隙
故默然相安自此則藉藉議璧短矣相君雖內弗能堪
然自謂已所獨援恐見短於彼黨又恐盛權之名反歸
璧故但停璧俸猶委以選事踰年仍陞璧太常寺少卿
然不數日即謫外藩以潰不得復留也出爲福建右參

議還廣東副使轄瓊州是時權貴多嫌璧璧自列鄉曲又嘗與選乃遠竄海外怏怏不得意遂抗疏歸父之起井陘兵備副使尋改赤城參政赤城在上谷最北直懸出塞外三百里皆虜虜情最劇璧不以邊地爲苦不以遠徙爲憤至則以軍容肅下時衣袴褶與諸將馳走郊原較射講武以爲樂部下卒伍則日令拔石超距校其勇怯而進退之每出號令旗幟一新虜聞之匿影以避曰今參政非昔參政比也當是時虜酋雖稱臣入貢邊塞見以爲少事然虜性難馴時時小爲劫前此者恐開邊

虜多委而恐之璧則縱騎兵斬其首虜執爲辭璧曰汝爲逆安得容汝且我中國人爲盜者皆殺無赦况醜虜耶虜慴服去晉河南左叅政遷榆林中路按察使轉山東右布政使尋晉右僉都御史巡撫山東是時河南山東皆大飢璧加意撫郵諭郡邑權宜通有無給錢米又命諸市集具饘粥以待餓者委任得人給有次第飢民咸飽所活六百三十三萬有奇時倭奴破朝鮮駐釜山者幾二年巳人謂東土隔一水揚帆即至耳璧乃募標兵調浙兵以東伍法整齊之士皆可用備嚴而民不

驚。會中南臺誣劾改南京聽用而適以外艱歸服闋起南太常少卿擢右僉都御史巡撫延綏延綏故所宜地悉諳其形勢要害兵為天下雄諸材官多舊所識拔而心膂任之者故指使如意虜四妙兒忽明愛等寇孤山紅崖墩大帥李如樟擊敗之火落赤犯安邊大帥杜松破走之復窺懷遠遊擊沈應蛟戰却之皆壁發蹤指示功也賜白金文綺晉兵部右侍郎兼僉都御史總督宣大山西軍務甫履任而疾作遂疏乞骸骨三請始得肯准回籍調理行至山東荆門驛卒於舟中得年六十有

二、訃聞、郵贈俱如制、尋以延綏軍功、廕一子錦衣百戶、世其官、孿博學多藝能、而於吏事尤長、見吏跡瓤取、亦不徑徑、必欲行常以虛平待之、所至靜默、弗炫露、若值其機合、則斬然斷行、久遠功頃刻立就、已過則如無事、然待人無纖微窺、而能曲體、悉溫然推誠、屬吏莫不惕惕畏、竟無怨者、內行修謹、門內怡怡、族黨俱食其德、所著有律解、帝后紀略、諸王表、功臣封爵考、臣謚類鈔、并庚由堂集凡若干卷、皆行於世、

右僉都御史江士振譔

江鐸字士振仁和人提學僉事昕之子以忠孝廉節世其家隆慶庚午領鄉薦　神宗皇帝御宇之二年登進士第外艱服除授刑部主事掾吏重足立不敢上下其手錦衣帥獲盜七人皆坐死鐸察其冤咸比輕律帥者江陵相公里人也江陵爲諷旨事已經厰衛前決法司第傅律例毋輕異同鐸曰如然則一厰衛足矣焉用法司而法司又焉用余遂請急歸里後二年起補兵部主事晉職方員外郎出守福州時鎮兵脫巾而呼庚癸訌門勢且不測鐸諭之立定爭是用親暱掾某誘執古

田盜張廷希案誅通奸大猾涯自正等一十六人皆不動聲色而擒縱如神人以是知鐸有文武材擢湖廣按察副使備兵贛江時倭寇海上勢將入吳鐸乃簡武力防樓櫓峙糗糧示民有備而已不預為動以擾民而時議謂江淮咽喉宜簡材臣專鎮其地於是鐸復以山東參政監軍事駐淮揚孜孜繕備一如在贛江時倭聞有備不敢犯改山西參政備兵易水易水責備虜視備倭雖較遠而民脂剝於權使軍興輒乏鐸所以調停計處者其拮据倍苦未幾晉按察使治兵易水如故無何而

播酋楊應龍反於蜀滇楚騷動朝議偏橋界黔楚間宜設重臣仗鉞鎮之鐸於是以都察院僉都御史開府偏沅得專征討當是時督府李化龍及各省鎮諸路部署又定而鐸府獨以創設兵餉落落所以拮据者其難百倍易水某日師次黃沙囤分軍爲兩翼一軍白泥一軍龍泉夾攻板角關破之再進破瑪瑙長坎保子等囤奪桔竹關進克青蛇囤又克趙生囤遂入三渡關乘勝直逼海龍囤海龍於諸險中爲最賊負嵎以拒我是時暑雨甚蒸菁中多垂嵐瘴霧我師又以深入餉不繼鐸乃

攺長運爲接運每三十里設一營置運卒數千前運未
行後運巳東載待矣士乃宿飽揆桴鼓之以六月六日、
奪海龍囤、應龍縊死、俘賊親黨二千餘人斬首六千九
百餘級、露布以聞、 天子方下璽書慰勞、而母太宜人、
與子世卿之訃相繼至、鋌五內崩裂、哭不成聲、灑泣上
訴、請放歸守制、而廟堂以皮林苗八洞諸蠻爲梗日久、
命鋌姑留、移勝兵擊之、鳶人自代、不許、不得巳旋軍龍
陽、語諸將曰、皮林外有衞、內有險、諸苗營窟甚固、非先
以文告解散凶黨、渠魁未可旦夕授首也、於是下令禁

妄殺開招撫明賞格戒驕惰期進攻而又嚴禁各官之
掩降奪鹵者師遂進沅州次靖州會陳大將軍舜以勁
卒衝其中堅別出奇兵縱火攻一鼓破龍岩賴洞濟若
諸寨再鼓破特洞老皇甘坤諸山入戰入克康林滿承
捷聞詔班師鐸郡得脫身歸苗次歸二年而疽發於脅
遂不起年僅五十有六死後一年　天子歆兩征功特
吉贈兵部右侍郎賜祭葬廕一子世襲錦衣衛指揮僉
事鐸生平慷慨以名節自喜然坦衷率行不務為溪刻
居常籌邊事戟髯攘臂朝士疑信半之及其用兵辨斟

畫不踰年而平兩大寇稱不世功抑何神也且內行淳謹敦舊睦族與人語煦煦然無論識不識皆稱之曰江佛子又何修而得此聲於閭里間哉夫危言婞節易舉耳試徵功於邊徼行於鄉支左詘右而盡露其覆藏者無算也若歸者可謂才德俱兼聲實相副者矣

僉都御史陸無畦萬垓

陸萬垓字無畦平湖人登隆慶戊辰進士第任福寧兩平倭亂當事者擬上功因忤權相處外宦復上書諭封事出守蒼梧兩擒峒猺以不殺爲功招撫叛夷百萬闢

東安西寧二縣至今呼爲陸父尋以滇緬大訌當宁推才望擢之滇躬冒矢石入不毛之地下龍川擒岳罕收叛卒聲振西南擢總督梟首發關白奸得有備無患轄晉持貢市之平虜欵閑焉以功開府江右一切去煩苛革問遺課農桑躬教化築圩千頃積穀百萬兩驟大荒全活不可數計朝夕經營至忘寢食竟以盡瘁歿於官天子郵祭贈官俱如制萬姓生平爲善必慊獨知施德不靳人蔵衆所附者埃獨避之衆所畏者埃獨嘗之自起家進士至開府三十年里中未嘗知有陸中丞也至

其孝友天植、講學著書尤表表爲後學山斗事功學術

一時並著云

巡撫河南都察院右僉都御史鍾維新化民

鍾化民字維新仁和人其母夢蔡忠惠襄而生岐嶷多奇節動輒以賢聖自期少爲名諸生試輒高等年四十始成進士出宰惠安察民疾苦次第施行或著爲令以垂後時洛陽橋壞渡者苦溺橋工鉅且架海難爲力民毅然修復之既克期爲文告海神海不揚波者五日人稱神明及更新蔡忠惠祠於座前土中得碣云五百年

徭爲愷濟所辦舉我者其維新焉趣與民孚合而民之
嗣謐又適與恭合先後一揆其生也甫自秉云歲苦旱
民蠢戕步禱甘霖隨澍甩至羿昔習應時直指行部所
在特特苗告嫩入裹裳則錄錄俯聿迫出境則枯苗勃
前直指椎徵其故旁邑百姓具詣民平日廉且仁及虐
禱獄直指大興之繫積累清囊第一務劇繁平其治獄
覩惠安益精核凡事無端緒獄無左證者無不迎刃而
解民令所縣凡涖事有對越錄所舉行悉於月朔望焚
香質之上帝時時親歷村落爲百姓請復記　高皇帝

六諭、爲以孝弟力田進、三老詢利弊、凡有益於民者撫身持之不少、凡時稱爲三不要、謂不要錢、不要官、不要命也。課績亦如惠安、稱第一。以薦能卓異拜山西道御史、時建儲未有萌芽、民首疏請定國本、奉命視陜西茶政、條塞上八事、適虜闌入內地、關中震動、民授籌主者勒兵乘障、虜驚遁去、偕撫饑、令所司虛倉廩發賑、然後奏聞、全活甚衆、遷按山東、時旱魃爲災、下車即慮重囚出寃繫百餘、發倉穀行賑、亦先發後聞、所歷必躬禱雨隨車下、蝗起、籲天以身代、稼蝗盡隨大風入海、推轂屬

吏已事竣必戒毋以牘書相聞曰柰何假國家駁吏法爲臣子市恩地耶爲忌者所中改行人儀遷禮部主客司員外郎會三王並建之議起乃移書責政府尋露章劾之疏陳早建　皇儲爲天下本開胸待斧質寢其議改儀郎潞藩請王尊子　上許之民以執掌持舊制不可　王札傳示者再民竊念　上得無以潞爲地乎爭愈力　上曰第與虛名令得藉以婚娶民遂危言曰惟名與器不可以假且　陛下親潞藩與　元子孰親潞藩不即封慮妨婚娶　元子不即立不妨預教乎何緩

急厚薄之相反也　上見之震怒已批二字矣復擲筆於地繞柱走有伺者馳報執政執政以下皆駭懼有詢民役事者民談笑賦詩有五鳳樓前堪洒血莫收吾骨葬江邊之句　上還悟遂罷前旨自是　上知民忠思有以大用之矣民日夜以未定國本爲憂至廢寢食後漸得要領密爲旋轉事頗秘孫冢宰丕揚薦知其緒嘗過民而拜曰公真社稷臣也尋改光祿丞時河南大飢炊骨相食廷推往賑非鐘寺丞不可　上命兼河南道監察御史假便宜行事請發藏金三十三萬兩事例銀

七萬兩留漕糧十萬石催運入境集羣策晝夜籌畫料
縣令履閭 明旨者一人遣戍諸司望風勤事其法多
開粥厰廣備糗糧即里中擇素封賢良者主之就便安
撫以活垂亡者民時撤騶從單騎遍歷州縣過村墟慰
問貧獨所至即食救飢粥不費供億半錢其不能就食
則散銀給米周之病者擇醫施藥流移不能歸則計道
里費遣之 上所輿發不能贍乃多方疏請加額積本
足則倡義以勸富室富堂皆響應莫不家爲給人爲施
初有司禁糴米價騰踊民急弛其禁蓄米四出價頓減

時有大盜聚南汝間禍幾不解民親入其寨招厥渠魁
使護米商自效盜平粟羡所全活益不可數計乃斂鄭
俠流民圖作救荒圖說籍手以報命　天子得旨褒嘉
勅吏部優叙遂轉太常寺少卿出撫河南時中使衛
命開採爲奸利上疏力爭不報而諸礦盜遂乘釁羣起
行亂宛鄭間又河賊擁衆阻巨津爲險肆刼掠官兵弗
能制民親督將吏設方畧擒斬亂首餘皆解散境内以
平因念中原爲心腹地桑土綢繆正在今日於是選材
官比騎射日討軍實而訓誓之又身爲樹循不六月而

周歷八郡、所至延見吏民、詢所宜振華、汲汲施措、不啻以身徇之者、比還鎮而疾作、猶力疾坐營壘簡閱什物、衡其騶發而課殿最、其胸中固思一得當而樹百年無事之伐也、尋病增劇、遂疏乞骸骨、　上優詔慰留、會三殿災、即痛陳修省、并模寫關採情狀、繪爲圖說、而疾遂革、前一日、猶御史思仁往視疾、惓惓道吏治將材、無一語及私、中州闔民卒、無問男婦老小、皆哭失聲、廢業罷市、如喪所天、相與控於姚御史、爲疏於朝、予祭褒䘏、越三年、宗室縉紳、以至士民、復控巡撫曾如春、巡按崔邦

諒請祠享贈蔭、兩臺上其狀下所司議、禮臣以恩蔭變咨吏部題覆祠贈、 上特賜祠忠惠、出自 宸斷、不由撰擬、贈右副都御史、春秋遣布政司堂上官致祭、永爲定制、蓋異數也、民聞道甚早、一以興起斯文爲已任、正色立朝、不顧利害、尤崇理學、重節義、汲汲表揚、以風來世、其爲政以育人材、興學校爲首務、嘗爲當局立衡品任事、發覆撥之、不爽錙銖、而獨不喜世之立門戶、分異同者、故交徧賢豪、而中立無所倚、性坦夷、任自然、平生不見疾言遽色、至於辭受取予、一介不苟、作縣令時、日

喫黃虀衣布衣按秦齊毋過驛遞所供止服兩豆追擾節儉循蔬食布衣不改也夫其自學而仕也處則為醇儒為師表出則為循良令為名御史為國家重臣于能護定 元良以至諷時政軫民隱所至功見言信券如反掌此則生平誠正之學有以通徹天人故能爾耳豈徒緣達經濟而已今 上賜祭葬之曰自簡批鱗樹風標於柱史青宮備承定國本於儀會又曰臣時正學清世真才蓋知臣莫如君云所著有讀易鈔日省錄體仁圖說勵學編私淑編數言大旨經濟錄鈔應變錄孫子

批許、親民類編、求生錄、中州政書、各十餘萬言、

江西左布政使沈箕仲九疇

沈九疇字箕仲、鄞人、丁丑進士、釋褐刑部雲南司主事、奉命審決江南、多所平反、遷山西司員外郎、歷郎中、時有武人爲某公營爲大司馬者、詭得之、而是公實弗知也、是公人望宜自得、而武人爲居間者所賺、墮雲霧中、司馬不見德、武人又無以見功、其先所行錢、乃貸之中貴者、中貴索之急、武人乃自剄、訟於司寇、以屬九疇、九疇曰、此事何可竟也、乃呼兩家喻之曰、必訟乎、失者、逾

失死者徙死司馬故無傷也蓋一旦罰所麗之者何爾家相顧泣而散遷江西按察司副使提督學校條蒲其章程下十三郡而以次校之先為約學使者按部郎臺使者移不得入入皆安直指以敵人子置書移中孰時為弗聞也者而榜出然後入之謝曰某不敏無得赦其區區郎幸而列某亦不敢居功故江右士大夫偁九齡真不私一人者終其任無敢干先是迎父就邸中養庚遂四川右參政乃奉父還里而上書陳情曰臣有父春秋九十有二耄矣無人獨理臣又不忍心絕孫願終養

上惻然俾以左參政仍領江西於是偕孝父往與二三耆舊進諭文道故時時問民以利弊而興除之歲餘以父喪歸服闋除山東左參政分轄青登萊三郡萊故濱海時弁衣入朝鮮戒嚴一夕道路負攜走莫可禁歲且饑民枕藉死無算九疇白狀於臺使者檄南歸兵若干城守而南兵新從朝鮮來驕甚乃陰識民居之廣狹署其門曰某某寓某約法豫禁之犯無赦於是衆各就逆旅無敢譁又時時討而訓之民以無恐而平度州民聚爲盜以聞報至九疇憮然曰是殆蝸蠱子不屑一鞫者耶

郎為撫諭之單騎馳而往往則衆大驚以為公何自從天而降後相傳語曰公至我輩生矣於是得首亂者械之歸而縣官復繫二百餘人九疇下令曰民以飢故脅於衆奈何窮治之其縱之就業衆乃帖然更條食飢法咨上臺使者請便宜行之是時　上念齊魯災賑以內帑銀錢然未至也九疇曰必待此者是索民於枯魚之肆矣虛　聖恩滋吏罪請貸所在應內輸錢亟散之民以是甦未幾以入　賀行老稚男婦皆夾轂焚香遮道號呼不絕懼終不來也而九疇亦遂遷四川按察使以

去史陝西右布政使壽還左先是者以璽去九疇權攝氷蘖一意撫循慨然曰吾安敢使家有長物忝予璽非禮哉中使以權至先遣諭兩臺使者曰藩臬大夫郡邑長吏皆來迎　勅九疇揚言曰是勅中使非勅所守土者也無往迎故事且　勅在我輩不以多乎而誰與過乎中使聞之氣已索矣比入境不爲禮一日移書來稱稱予九疇叱其使曰若中貴耳烏乎稱予也惟　天子稱予一人　高皇帝起吳時稱予若烏乎予中使聞之大駭謝罪唯唯又一日移書稱諭視藩藏九疇第以籍

視之中使之始來也詔　上稱江右歲可十四萬金旣至而靡所措其手甚恐就九疇問計九疇曰君自奉勅吾何知居數月計所入不能什一愈恐數走謁九疇以冀指導九疇曰若果如吾言耶頓首謝曰幸甚九疇曰若來甚謬豫章地瘠而民甚貧必取盈毋論釀禍即鬼神不能辦必不得已歲可五萬耳中使跽蹐下泣曰吾何以保吾首領乎九疇曰吾慷慨累言畢矣若自許可吾即貸若數千金助若進不可吾更無計中使溫而自念迄無復之請臺使者請益九疇曰吾業已折之矣

無已則益之萬取原數之半不可復益也於是致所請而令其與兩臺便者共疏祈減額甚哀竟得旨中使驚且喜以謝編諸歲入而民始少甦庚子入覲陛見得寒疾卒年六十有八九疇性樂易寛大居常不與人爭功名之際尤爲澹然所經歷好覩其形勢考其沿革或咨詢所及歷歷指掌而卒未嘗以是爲矜詡爲人解紛片言中窾治官雖甚紛錯立辦而下無所行其奸事父母至孝待昆弟子姪嚴而有禮貧乏者分俸貸之與人不亢亦不屈手不釋卷博學工古文尤長於詩所著

有幽嶽居集雜詩文共若干卷藏於家

山西參議項廷堅德楨

項德楨字廷堅故大司馬襄毅忠之耳孫參藩篤壽之子才情奇宕不能俛首鄉序去遊成均輒冠賢書以進士初主屯田政督易州出壓奏績晉屯田郎時少宰本定

主上持祖訓立嫡三王並封議禎舉祖訓全條力爲辯解見立嫡之訓謂三子無嫡必出自親王嫡子方殺入臨　皇上三子在膝不應引無子之訓爲辨疏留中不報而並封旋寢羽翼定傾夾日回天張留侯儲

梁公不是過未幾移職方尋以山東僉憲備兵于薊鎮以馬箠擊地曰薊所難事無虜昂若者彼而昂酋七騎貌石門禎謹伺之生縛小郎兒歸昂酋戀小郎兒特甚旦暮叩關泣請遣子來輩大及夷人拱只等乞贖刀貢實以還小郎兒朝議以一昂部何足係中國重輕禎乃製背以爭謂來賽拾喇昂妻昆弟而卜彥赶兎分據東西擁強各萬昂酋所向便足爲重何謂可輕剏開原宰賽既已許款青把都死復與金縉昂獨何心而可空言相繫贍前盼後星夜熟籌示以約束例與之物利其坐。

槩許之數。袪其全。給遣之見頒分于三年詠七擒之三以示威稜。縱小郎兒還以寬青斧盖不待控弦鳴鏑弄虜股掌上諸夷傴僂長慕解辮歃血不敢向薊遼發一矢也計所省五貢雜賞萬三千有奇而薊遼終歲行權亦復稱是大司馬忌其功中扼之遂有蜀藩之命先是祠方候代海防營兵三千譟歸叛者九起顧寄謀馴叛厥角為崩給賚遣還南軍過里望門搶地咸謂非公莫至今日祠既得代文法吏毛舉稽程落職二級踰年復以撫昌平叛功晉復官官寄雲如薊寄所轄古北石塘

故皆虜衝自撫昂後雖稍稍休息上下相蒙每詐傳烽警以邀首功賴按實律之終賴建節靡敢訛言者時東封事竟征倭諸軍入關賴上言樞府得從六議俾遣還將卒歡舞懸聲而散又條筭商之例代號船之粟發通倉之藏以給三韓之餉以起瓩廠之黎兵民戴之如戴慈母葬移潞藩失中丞旨而藩邸宵人武弁奸細墨吏復譌訛萋菲下石交傾直道牴牾恚忿中疾乞骸歸賴入仕二十餘年履歷疆圉障塞居其強半所爲籌畫虜情燎如指掌折衝樽俎不戰而屈方畧愜愜目牛遊刃

至於練兵實給糧餉選材官斥好究備要害諸可[illegible]懲膺靡不悉備迨歸田三載循手輯北虜三封翔實諸書蓋刪中數萬甲兵借此以少舒發耳積意氣襟期籠蓋一世局大才宏心虛氣壯特以疾惡太嚴嗜善太亟熱腸取憎不究其用論者惜之所著有續名臣錄于肅愍拒和許貢記襄毅年譜楊襄毅年譜南艤紀事漁陽樵陽公牘副在方慮編易州新志火攻記諸書藏于家

兩浙名賢錄卷之二十終